



「花雨」
第五辑

针叶
著

南归

针叶
著

玉屑梨花下，广袖随风，花香染衣。

在此，**不论秦皇，不谈唐宗**

我们只需回眸那淡忘岁月中的清秋一脉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玉屑梨花下，广袖随风，花香染衣。

在此，不论秦皇，不谈唐宗，

我们只需回眸那淡忘岁月中的清秋一脉。

清秋南归

CHENG QIU NAN GUI

针叶
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青春酷语(第五辑)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燕茹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-4971950

印 刷: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0×710 1/16

印 张: 360 字 数: 27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-7-204-09277-2/I·1854

定 价: 460.00 元(全 20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,一经查获,必定追究到底,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】

七 逆之助	六 铁山碎	五 战武陵	四 扇激和	三 图倚角	二 兽之穷	一 陇野茫	序
102	085	068	053	038	023	008	001

目录

后记	终章	十四 问清秋	十三 满香鞘	十二 君子器	十一 和歌辞	十 鼓吹横	九 戎无烟	八 咸来从
216	213	207	194	181	168	151	135	117

序

魏晋之后，天下动荡，鼎峙之势渐成。

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统北方，盛极一时，及后，却未想君臣嫉隙，权臣当道，以至于一国两裂，分为东、西双魏。

东、西之争时，战乱频频，英雄辈出，豪杰争雄。然，不过短短数十年，除东魏名将斛律金一首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；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得后人吟唱，又有多少英雄俊杰能留着自己的一条老命，去感叹“未负平生志”？

成王，败寇，古今亦然。

东魏，大将高欢罢废魏帝（元善见），自立建国，改元天保（550），国号称“齐”，史称“北齐”。

西魏，权臣宇文泰掌控朝政，帝（元宝炬）心隙之，为宇文泰毒杀，另立新帝，新帝形如傀儡。宇文泰死后（556），其侄宇文护废魏帝，改立泰之子宇文觉为帝，国号称“周”，史称“北周”。

从此——

北方——周、齐两国并立，犄角相对。

南方——朝代更替，频频不输。初时为宋，后为齐，再为梁……

谁曾想，一生崇佛、彬彬有为的梁武帝萧衍，却在八十六岁时饿死在皇宫内，时为梁·太清三年（549）。

侯景之乱，引狼入室，殆始。

八年后，梁将陈霸先取萧氏而代之，国号为“陈”，史称“南陈”。

此时，周，齐，陈，三足之鼎成。



——上之回——

叮！

叮！

堂宇崇丽，瑶轩绮钩。宽敞的院落之中，白瓷杯在修长均匀的两指之尖轻轻摇动着，反射出晶亮的日光，照得人暖烘烘、懒洋洋。

十一月了，难得这么好的太阳，不晒可惜。

叮！将瓷杯与温烫的壶身相撞，男子微笑着。

一壶酒，一盘梅酥，大片暖阳，点点和风，难得的清静……鲛鳞纹暗红锦袍覆住优雅尊贵的身躯，男子轻阖眼帘，半卧在椅榻上，久久未动。若非间或传来的清脆撞击声，远远在外的侍卫会以为他睡了。

他未束发，散开的发丝映着冬阳，闪出美丽的光泽，宽大的袍袖覆在腿上，袖边略有垂落，随着他细微的动作荡出淡淡袖波。

因背对太阳，虽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慵懒的形态却透尽了清闲，逗留在唇边的浅笑犹如一缕轻风拂过枝头初绽的梅花，乍然入衣，扬起一身香。

叮！

且清且闲呵……

他听着，笑着……

急急脚步声由远传来，细细聆听，他的眉拢了拢。

远远，有下仆轻声禀报：“王爷，独孤将军求见。”

“独孤？”他放下瓷杯，换了个倚坐的姿势，牵动腰边悬坠的银熏球，带出清风若铃的鸣音。

青衣的下仆静静站在院门边，等他指示。

拈起银熏球把玩片刻，男子盯着掌中枣儿般大小的镂空银球，带着些漫不经心的表情，突地低头嗅了嗅从球内散发出的浓浓香气，随即皱眉移开。暗红袖尾一挥，他轻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下仆领命折身。

片刻后，两道脚步由远及近，一道沉乱，一道轻忽。

或许觉得香味太浓，男子在下仆离开时便取下银熏球，随手搁在小酒桌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指推玩。

“末将独孤用命参见王爷。”浑沉的男声自他身后响起。

他侧首，但见来人神容威武，身形俊挺，窄袖黑袍，黑发仅以锦带束起，并未加冠，不由得微微一笑，抬臂，暗红大袖提了提，他道：“用命不必拘礼，快起。”

“谢王爷。”独孤用命恭立在十尺外，不敢走近。

挥手退了下仆，他倒了杯酒递予独孤用命，“用命此时来我这儿，可有要事？”

“谢王爷。”独孤用命快步上前，接过他递来的酒，不急着喝，却压低声道，“王爷，发现新探子。”

“哦？”他眯了眯眼，“又是从齐国潜来的？”

“是，与十二天前王爷擒下的那批探子应是一路。”

“先留意着。”他冲独孤用命勾唇一哂，“我朝初建，周边国家的探子自然多。用命可听说，陈国的公主将在下月入长安？”

独孤用命点头，“未将有所耳闻。”

“北边，突厥虎视眈眈，东边，齐国高氏按兵不动，却先以探子探我虚实，南边，陈国的皇帝倒识相，不用探子却用公主聘亲……”他敛下眼眸，唇边的笑隐隐透出一股冷意，“我倒想看看陈国会送个怎样的公主来。”

他的笑似有感染力，随着暖阳下的徐徐凉风飘飘摇摇，摇到独孤用命脸上。

带着近乎膜拜的神情，独孤用命慢慢垂眸。无论是在他眼中，还是在他心中，眼前这名身着暗红锦袍的男子永远是那么粲采华茂，形如质木，怡情含笑，真真的卓尔不群……

蓦地，独孤用命抬头，将酒杯丢向男子的方向。

一声“当”响，酒杯与空中疾射而来的短箭相撞，绽裂，瓷片八方飞射。同时，独孤用命飞身探手，挡下斜方射来的另一支短箭。

短箭一抄在手，鹰眼遽然眯起。

“大胆！”勃然怒斥，他提气纵身，双足借椅柄之托轻轻一点，直探躲在阁顶上的偷袭之人。

凌厉掌风之下，阁顶跃下一名戴着狰狞鬼脸面具的黑衣人，他身形瘦健，招招凌厉逼人。

被偷袭者——这位身着鲛鳞纹暗红锦袍的年轻王爷，不挪身不躲闪，仅挥袖让闻声冲进来的兵甲护卫暂且不动，看了许久后，才笑眯眯对丈许处缠斗的两人道：“用命，要活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听到独孤用命的回答，鬼面男子哼了声，似在讥讽他的不自量力。

百招之后，两人多多少少探出对方的虚实，一个对掌，两人各退五尺，暗暗戒备。

鬼面男子左右各瞟一眼，见院中兵甲层层，黑眸一转，突然侧袭，以闪电之速攻向斟酒的年轻王爷。

在鬼面男子肩部轻晃时，独孤用命已有了动作——他五指成爪，疾风般抓向鬼面男子的肩。然而，一、爪、落、空。

暗叫“糟糕”，他没想到鬼面男子根本未攻向年轻的王爷。不过旋踵的刹那，鬼面男子在空中向王爷弹出一颗白丸，身形急速后跃。他反身追挡白丸，已失了先机。

年轻的王爷自不会坐以待毙，暗红袖影倏然翻飞，以手中瓷杯挡下袭向额心的白丸。

白丸如黄豆般大小，瓷杯的的确确是挡住了……谁也没料到，白丸撞击瓷杯后，突然化为暴射的齏粉，饶是年轻的王爷袖子掩得快，发上、肩上仍然沾了不少白色粉末。

有毒？

独孤用命大惊，急奔上前，“王爷！”

暗红大袖静静掩在脸上，年轻的王爷半晌未有动作。他静坐不动的时间里，兵甲护卫早已团团围住鬼面男子。

“王爷？”独孤用命又叫了声，许久之后，才听锦袖后传来一道森冷的命令——

“拿下！”

确定王爷安然无恙后，独孤用命脸色缓了缓，黑金袍角遽然一掀，再袭向鬼面男子。

这次，他不再顾忌，王爷第一道命令是“要活的”，即是说，他能伤，却不能取其性命，而王爷第二道命令是“拿下”。

拿下，死活——不论！

掌风渐厉，招招见狠。两道黑影在兵甲护卫的包围中快速闪移、交错，模糊成一团，令人难以辨认。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地面落下一物。兵甲护卫定眼一看，是——鬼面具。

哈哈，真面目出来了！兵甲护卫齐刷刷抬眼，只见两道缠斗的黑影早已分开，他们的独孤将军不知从哪名护卫手中抢了一支长矛，正斜斜指向黑衣人。

真面目……

没想到啊……众护卫心中齐齐一叹。

面具被挑落，没想到黑衣人在面具下居然戴了蒙面黑巾……

一双黑亮的眼睛！

四眸相对，独孤用命有短暂的闪神。一，他没想到面具之后还有黑巾；二，他没想到面具后的眼睛宛如丹青描绘的那般……妍冶。

黑衣人反射地抬手欲掩住双目，却又觉得无济于事，索性怒瞪一眼，虚晃一招，向院外跃去。独孤用命正要追上，突听身后一声裂响。他回身，是年轻的王爷将酒壶扫落于地。

“王爷！”

暗红大袖动了动，年轻的王爷徐徐露出掩去的面容，紧闭的双眸眨了眨，缓缓睁开，同时，五指伸向半空，虚虚一抓。

“王爷？”

年轻的王爷似完全听不见爱将的话，收回手，眼帘半阖，他盯着自己的掌心，不知看什么。

有云吗？为何冬日的暖阳黯淡了许多……

仿佛……是云把太阳遮起来了？

眼前灰灰的……

年轻的王爷抬头看看天，再环顾四周，最后，黑玉眸子牢牢钉在自己的左手掌心上。

有点模糊……

手有点模糊……

合眼，睁开。合眼，再睁开，年轻的王爷脸色大变。“咔啦”一声，右手的瓷杯应声而碎。

“王爷？王爷？”

“王爷，这只瓷杯已经被您捏碎了，求您了王爷，快松手，别让瓷片伤了您的手——”

“王爷，您流血了啊——”

“王爷——王爷——”

焦急的声音响在耳畔，可惜，年轻的王爷已经听不进去了。

瓷片碎了有何关系，伤了手又有何关系。流血？哼，流点血算什么。

好，很好！如今，他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如果，毒瞎他是黑衣人来此的目的，那么，他要恭喜黑衣人——成功了。

令他心情遽黯的成功！



一炷香后——

“这粉……”

广袖左衽，月白幞巾束发，身着水墨衫袍的男子以指尖轻轻沾了些许粉末，放在鼻下嗅闻。他年纪不过二十三四，肤色白皙，眉目清朗，身形俊雅。因为未束腰带，水墨色的宽袖衣衫随着他的走动四下摆荡，层层叠叠，如波如雾，怡然沁透出一股魏晋文士的风流。

他不仅嗅粉，甚至探指沾了些粉末舔尝，然后笑道：“无毒。”

“无毒？”独孤用命站在男子身后，冷道，“既然无毒，王爷的眼睛为何不可视物？”

“呵……”男子捂嘴哼了哼，神色一正，小指勾起案几上的银熏球，“这香是谁给王爷熏的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这小球里的熏香有问题？”

男子摇头，月白幞巾与乌黑发丝纠缠在一起，倒别有一番雅韵。他笑道：“熏香也无毒。”

“贺楼见机，我没空和你打哑谜。”抄手勾过男子小指上的银熏球，独孤用命招人取来白巾，将银熏球放置其上，小心翼翼打开。

镂花银熏球只有杏儿般大小，虽说不是什么寻常物，在皇门望族之中却也常见，它既可充当香囊，又可在闲时抛赏品玩。银熏球通常有三层半圆相套，最内一层放置熏香或药香，如今是一些深色的粉末。球的内圆两端有两颗凸起的持平环，卡在第二层半圆的中轴上，第二层半圆的持平环又依顺序卡在第一层半球中轴上，两层半球持平环的连线呈十字形。球盖扣合后，因熏香本身的重量，加上机环旋转，无论怎样抛玩，内圆盛放的香火都不会倾落出来。

独孤用命将香沫倒出，用手指捻了捻，放在鼻下轻嗅。

“这么说吧……”贺楼见机拊掌，白皙的脸闪出些许凝重，冲不远处的屏风微微一揖，“王爷，香无毒，丸粉无毒，只不过两者混在一起……加上……其实……”

屏风以素白绢为底，其上绘以墨梅紫兰，从前方望去，隐隐可见一道模糊的人影。贺楼见机语气微顿时，人影轻轻晃了晃，并未开口。

然而，屏风后悄无声息，屏风前，贺楼见机欲言又止的模样却看得独孤用命一肚子火，偏偏王爷就在屏风后，他只得压低声音求证：“毒性极强？”

“不。”大概觉得停够了，贺楼见机才继续道，“加在一起有点毒，其实也不是太毒。只不过……王爷闻过熏香，又喝了些酒，眼睛沾了丸粉，粉末随着眼液融化渗入眼睛，加上酒水混合，王爷的眼睛便暂时无法视物。”

一阵衣物摩擦声后，低沉的声音透过屏风传出：“暂时？”

“是，王爷，只是暂时无法视物。”

屏风后静下来，久久——

“见机……”低沉的声响再度响起，“你这‘暂时’，是多久？”

“不超过两个月。”贺楼见机负袖于背，神情微微。这是他的自信。

“两个月吗……”屏风后传来一声轻叹。

叹息如风，风过无痕。

等到屏风后再度有声音传出，那声音已是全然的冷静与沉稳——“用命，这件事不必刻意隐瞒，也不必大肆鼓宣，该什么人知道，就让什么人知道。”

“末将领命。”

“见机，两个月……有劳你了。”

“王爷客气。”

周·武成二年（560），冬十一月，东洛王宇文含府中遇刺。

刺客狡诈，猝然投毒，东洛王不妨，双目伤盲，久难医治。

第一章 陇野茫

周·武成二年（560）——

冬，十二月，长安城。

“达达！达达！”五辆马车前前后后，井然有序地在四方齐整的青石街道中前行。马蹄声传来，行人远远地就开始让道。

让道，是因为为首的马车竟然以掌管宫掖禁御的皇城宿卫开道。

入冬的天，空中沁着寒凉，五辆马车皆落下厚帘，驾车的车夫也是一身厚重棉衣，棉帽掩面，只露半截下巴。

车里坐的什么人？行人喁喁低语，暗暗猜测。

寒风卷地，吹得行人瑟瑟缩肩，也将第四辆马车的厚重帘帷掀起一道细缝。

一只……唔，不算如葱如玉，但至少称得上纤洁的手指，顺着细缝将帘布掀开了些，乌黑的眼珠在缝中一闪……只一闪，帘布被人重重掩上，车内还有人伸手按了按，就怕没掩密实。

“好冷！好冷！”抖抖肩，坐没坐相的年轻女子将盖腿的薄被拉高，一直拉一直拉，一直拉到鼻子以下才停住。

她身边，传来一道低沉的轻笑。

侧头，斜瞥，女子丢个不以为然的眼神。想了想，她带着舍我其谁的牺牲表情从薄被中伸出两只手臂，捞起刚才搁在腿边的书，继续翻读。

翻过一页，静静读完一段文字，她“扑哧”笑出声。笑着笑着，似乎觉得不过瘾，她开始捶被蹬脚地狂笑。然而，为了不影响车夫，她笑一阵，压抑一下，又笑一阵，再压抑一下，直到颊生荷韵，笑得有些喘不过气，才慢慢止了。

她笑声方歇，身边又响起那道低沉的笑，似应和，又似莞尔。

侧头，再度斜瞥，她这次的眼神是非常的不以为然。适巧，一缕高束的发丝因她的侧头动作横扫过来，打上……她的眼角。

“真讨厌……” 低低咕哝一句，她拉拉自己不习惯的发式。

“你挺会自得其乐。” 轻笑后，与她同车的年轻男子抽过她手上的书，随意翻了翻，开口道，“我今天才知道，邯郸淳的《笑林》能让人笑成你这个样子。”

“……” 她不说话，抢回书，继续培养刚才被打断的快乐心情。

高兴……高兴点……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……

大概觉得培养够了，她低头，准备拉高薄被围住自己……刷，该死的一缕束发又扫上眼角。

“……” 嘴角抽筋。她在培养快乐心情。

手轻轻摸上自己的后脑，顺便将讨厌的发式也摸一遍。她记得，头发从额心开始分开，分别左右梳起，每把发束再挑出几缕辫成细辫子，以花钿盘起，固定在发束底部，从而形成两把自然垂落的发髻……

仅此一回，仅此一回——她暗暗提醒自己：无论如何，以后一定要避免梳这种丫环扫地的发式。

不是她要歧视，她只是想不通，那种在发顶分出髻鬟、梳成上竖两只环圈状的“飞天髻”，究竟有何魄力，不但宫中流行，如今走在街上也随处可见。当然，她实在是佩服那些女人改变发式的速度，简直比“三军夺帅”来得还要快。幸好她梳的不是飞天髻……乐了那么一眨眼的工夫，好不容易有点笑意的唇角重新向下撇去。

她梳的虽然不是飞天髻，可由飞天髻变形而来的丫髻……讨厌，讨厌，她确定自己非常之讨厌。

马车突然颠簸，颠得车内两人摇摆不定。

摇……摆……“丫环扫地发”左一搭右一搭，每一搭都扫在女子的眼角上，扫得她难得培养出来的那么一咪咪快乐升天成佛。

快乐成了佛，她可以算了，可以重新培养，但——身边这个嘲笑她的男人，不能放过。

“满纯，你再笑，我把你丢出马车喂冬风。” 狠话她也会说。

闻言，被唤满纯的男子立即忍了笑，举袖掩口，以掩去嘴角的抽动，非常之识时务。

诚然，他姓满，单名一个“纯”，字子安，现年二十有四，长她六岁。如果她唤他“子安”，是正常，如果她唤他“满纯”，就表示她的心情不是一般的——差！

可……她的样子真的很滑稽啊……偷偷瞥女子一眼，满纯见她紧皱眉头，脸上明明白白写着“我很矛盾”四个字。

他想……他猜……她大概在矛盾要不要现在就把总是扫到眼睛的丫髻给拆了。

她梳什么头发，他看去都觉得差不多，只是她的脸……暗暗在心底笑了声，他小心翼翼又偷瞥一眼。

真黑……

“真黑啊……梨、花！”特别加重梨花的字音，满纯果然看到女子变脸。

嘴角抽筋，一道利刃般的眼神射过去，梅色唇瓣里挤出一句：“不要、叫我、梨花！”

对，她现在是叫“梨花”没错，只是暂时，她非常强调这一点——暂时。她肯定，除了丫髻，她也讨厌“梨花”这个名字。

“可……你就叫梨花啊！”满纯戏谑，不怕死地补充，“还是很黑的一朵梨花。”

黑？她下意识地摸摸脸，嘴角得意一翘，“怎么样，效果不错吧，我特意晒出来的。”为了让自己的脸黑一点，她可是特意在山上晒了半个月的太阳，路途中也坚持每天一个时辰，才能晒得这么均匀这么美观这么得体这么大方。

“不错，晒得很黑的梨花。”

“你非得叫这个名字？”女子两手捧在嘴前，呵出一口热气搓了搓，厌恶地瞪了满纯一眼，“满子安，不想顶着两颗冻梨眼见周国皇帝，就别让我听见‘梨花’这两个字。”

她四天前在路经的一户农家见识了冻梨——也就是冬天摘了梨，埋进冰雪里，保证它鲜脆不腐，待到想吃时，直接从冰底刨出来，那时，浅青色的梨皮已经冻成乌黑色。老实说，凉飕飕的，就算烤着火炉吃它，她也尝不出满纯赞不绝口的“清甜香脆”，倒是乌黑的颜色令她记忆犹新，她不介意效法。

满纯突然脸色一正，认真道：“我不叫，别人也要叫，你迟早得习惯。”

“我要习惯也只习惯公主嫁给周国某个王爷为止。”女子掀开车帘，眯眼瞧了瞧街道，侧头压低声道，“陈国婚聘大使满大人，接下来有你受的。”

“……”满纯哑口，深感女子与小人不可惹。思量一阵，他岔开话题：“梨……”叫出一字，他急顿，在足以削铁为泥的“视杀”下放低声音，“镜黎，现在已到长安，凡事小心。”

女子点头，表情正经，“知道，我是侍女……”顿了顿，顿了顿再顿，在满

纯期待的眼神下，她万般不愿吐出两字，“梨花。”

她，本名——井镜黎，暂名梨花，暂时身份为陈国使臣满纯的侍女。

这一行五辆马车，正是陈国特派的遣亲大使。满纯前方三辆马车上，第一辆车内是文臣，第二辆车内是公主，武将骑马护于公主车外，第三辆车装载的是朝亲礼物，满纯与井镜黎坐第四辆马车，第五辆则是随队的商人。

陈国遣亲，自然是为了巩固邦交。

四年前（556），西魏权臣宇文泰病亡，其侄宇文护任大冢宰。宇文护权势焰天，直逼帝位，逼得西魏恭帝自觉“德惭”，禅位于当时的周公宇文觉，也就是宇文泰之子，宇文护的表弟。三年前（557），周公宇文觉称王，以“周”代“魏”。然而没多久，大冢宰宇文护又以“帝不称能”为由，废宇文觉为略阳公，推宇文护的长子宇文毓为王。次年，宇文毓称帝。今年（560）四月，宇文毓因病去世，新帝宇文邕践阼。

宇文毓因何病猝死，个中缘由不得而知。但新帝即位，陈国派使结亲，一来是为了两国邦交和谐，二来……

摇晃着丫环扫地发，井镜黎无声叹口气：她怎么这么命苦啊！

“镜……”在听到车外明显靠近的马蹄声后，满纯立即转口，“梨花，把窗帘掩上，你想冻死本官吗？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井镜黎轻轻放下车帘，配合着应声。

车内静静，一刻工夫后，摇晃的马车慢慢停下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勾出一抹笑。

帘外传来侍卫清晰的声音：“大人，皇宫到了。”

长安皇城，到了。



一重宫墙……二重宫墙……三重宫墙……

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后，终于抵达皇城的……宫殿之外。

身为无足轻重的侍女，她是没机会也不够身份进正殿的。

抵唇，井镜黎习惯地甩了甩丫环扫地发，发尾打到眼角，她轻声抱怨一句，借机打量四周。

放眼望去……禁御卫手持长矛，双排对立，表情木讷。

再将视线投远一点……莲花盘座柱，柱边雕饰小辟邪一只。难得放晴的蓝

天之下，一片片重檐双飞兽角，画栋雕梁，俊健华美，殿前大理石白梯如似攀天一般，延伸到天之深处，招展着皇家的高贵和凛然。

羡慕，她真的很羡慕啊……这种奢华，这种富丽，也不怕折寿。

收回视线，盯着加厚的条纹间色裙猛看了一阵，她感到丝丝凉意沁入，不由缩缩肩。想拉衣袖将两手缩进袖里，眼珠左右滚了滚，实在不想引人注目，只得在心中大骂满纯。

天虽放晴，到底刚过完年，阵阵寒意连加厚的裙衫也隔不住。

想到过年，她一肚子冤气——年前抵达长安，周国皇帝见过公主和使臣，收了礼物，便将他们一行人丢在驿馆里，公主到底嫁给谁还有待商榷。结果，她的除夕夜就是陪着满纯在火炉边烤自己。大年初一那天，实在忍不住，她拉着公主的侍女走街串市，吃了喝了玩了，冤气才略略消退些。

瞧瞧，她到底来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的啊？受冷吗？若不是满纯抱着她的大腿涕泪交加，可怜无比，她才不会委屈自己挂着丫环扫地发、站在宫殿外当人肉木桩子。

饥寒夹迫之下……她的早点只有一碗粥和一块馒头，早知道要站这么长时间，她真该把满纯的早点抢过来……愤愤之余，她忍不住又在心里将满纯骂个臭头。

远远，殿外侍从的一道长吟引回心神，井镜黎抬头，见白梯两侧陆陆续续走下一些官员，三五成群，有肥有瘦。

满纯混在其中，与那些大臣笑谈一阵，便向她走来。视线交汇，井镜黎乖巧垂眸，跟在他身后走出宫。

恭恭敬敬扶满纯上了马车，心中将这家伙一顿大骂加臭骂后，她踩着小凳也上了车。车帘落下，她听满纯轻声道：“瞧见那人没？”

装作随意偏头，她见一名华服大臣坐入马车，此人年约四旬，神容威仪，身形魁梧精健，全无福态，看人的眼神绝对精明倨傲。

下巴轻轻一点，她回以悄声：“大冢宰宇文护。”

“要探周国动向，除了新帝，还需注意此人和八柱国大将军。”满纯掩上车帘，似笑非笑，“五天后，正武殿元宵宴。”

“五天？”扳起指头数了数，井镜黎扬眉，“正月十五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不必跟着你去吧？”她要溜出去看花灯。

“你必须去。”满纯做个与她如出一辙的扬眉动作，“你要伺候公主。”

她眨眼，“你不觉得让我趁机探察民风比较有效果？”

“我觉得你正月十五服侍公主更有效果。”满纯凉凉撇嘴，“百官云集，你不认为是观察他们有哪些结党哪些朋比的好机会？”

“……”握着垂在耳边的两把束发，她想了想，点头，“是。”百官云集，谁和谁暗通款曲，谁和谁针锋相对，皆能从眼神和谈话中体现出来。

“所以，那天要好好侍候公主，梨、花！”

立即，足以剖开初春暖阳的一记视刀杀过来。不用怀疑，井镜黎此刻已是第三遍将满纯骂个狗血淋头。

她到周国来干什么的？啊？她为什么这么命苦。

“子安。”拊掌眯眼，她一脸威胁地笑，“当初，是谁不远千里跑到我家动之以情，是谁抱着我的大腿涕泪交加，是谁说我的功夫好，是谁说我比他聪明比他机灵，是谁……”声音陡然一压，“说我行事方便，嗯？”

窄小的车厢内，她一寸寸逼迫。

满纯抬臂护胸，退退退，他一寸寸退。

实在退无可退，不得已，扯个宛如吃了三斤苦瓜般的笑，他清清嗓，硬起胆子指出她语中的不实：“涕泪交加？我有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……啊，梨花，我刚才跟那些大臣闲聊，听说东洛王抓了几个齐国的探子，正关在地牢里审。”

“你说这话的意思……是希望我也被抓进地牢？被人审？”

“……啊，梨花，我听说安上街的街头角有家芋饼店不错。”

“满大人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有闲工夫去吃芋饼吗？”

一滴汗自满纯额角滑下。初春啊，他怎么会有汗？

“满大人？”她又叫了声。

“……”

满纯正想找话题岔开，逼近他的女子突然暴退，端端正正坐在靠近车帘的位置，双手交叠放于膝上，细声细气道——“大人身体不适，可要奴婢去请大夫？”

这是哪一台戏？满纯狼狈地扶正自己快要滑下车板的身体，端出使臣的架子“嗯”了声。随后，侧手边的窗帘被人掀开。

一道威严的声音自车窗倾灌而入，竟是方才已入车内的宇文护，“满大人，不知驿馆住得可习惯？”